



日常的生活充满挑战,当面对现实生活的难题,绝地逢生、迎难而上还是束手就擒?这是《猛虎下山》中主人公刘丰收的人生关隘,也是每个人人生中都必须穿过的命运窄门。日前,鲁迅文学奖得主李修文长篇新作《猛虎下山》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推出。作品以上世纪90年代末为背景,讲述了镇虎山下的炼钢厂正在改制转轨,末位淘汰制像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大厂的光环黯然逝去,作为炉前工的刘丰收,从前的骄傲与尊严碎了一地。时代的大变局下,生存成为前所未有的危机。李修文回到历史和记忆的深处,打捞那些有名有姓的普通人,精细的田野调查通过象征、变形的艺术手法转化成一部浓缩时代精神与显影人性幽微的人间戏剧。真真假假、现实与虚幻的错杂形成了一个关于我们存在于世的哲学性隐喻。

是遭逢之作,际遇之作

来自山下炼钢厂的主人公与山中猛虎从相互较量到融为一体,人性的变异与时代精神互为辉映,闪耀着独特的艺术灵光。《猛虎下山》延续李修文长期以来的艺术探求与深沉关怀,充满激情地书写人间的跋涉,命运的困顿与人的庄严,并以新的叙事视角,融入话本传奇、戏曲等中国古典艺术元素,重新淬炼后的小说语言,铿锵而又奔放,恣肆而又浓烈,不仅集中呈现了李修文式的小说美学风格,更是书写了中国人最为根柢的生命哲学。

“借野兽的皮,壮凡人的胆”

鲁迅文学奖得主李修文出版新作《猛虎下山》一部浓缩时代精神与显影人性幽微的人间戏剧

李修文形容自己的创作是“身经”,在人间赶路,万物格我,我格万物,说的是人世间的种种遭遇塑造了我,塑造了自己的写作。他说:“要拿出力气来,结结实实地活下去,在活里写,在写里活,写什么人,就去眼见为实,写什么地,就去安营扎寨。”

正是这样与现实生活相互激发,同生共长的关系让李修文在出版《滴泪痣》《捆绑上天堂》两部长篇小说之后,遍历生活,以二十余年的“身经”,做编剧,做电影监制、文学策划,做作协主席,在大学执教,在路上与各种各样的人相遇,寻找属于自己的语言和句子,出版多部散文集《致江东父老》《山河袈裟》《诗来见我》等,读者反响热烈,荣获国家级文学奖鲁迅文学奖。

长篇小说是时间的艺术,这一次,李修文将众多亲身经历写进这部小说。《猛虎下山》是李修文的遭逢之作、际遇之作。多年行走,修其文章,《猛虎下山》的创作概莫能外。宁浩与李修文是多年的朋友,两人兴趣相投,爱好看树,常常会去全国各地找一棵树看一会儿。李修文说:“没有宁浩,就没有这部小说。”在《猛虎下山》有创作之意时,宁浩就鼓励李修文将它写出来,没想到一等就是十年。直到宁浩说不能再拖了,二人到贵州水城老三线的钢铁厂考察。眼见过去轰隆作响的车间,现在则是荒草丛生的废墟。工厂变成了废墟,守望着的人还在。那些生命的辛酸苦乐,流离迁徙,都借由工人们的讲述,再次进入李修文的血脉。那些过去的故事,不再是久远缥缈的尘烟,而是一次次命运的转折与回响。

“这种尊严感历经磨难,但只要他们开始回忆,它就非常明白无误地存在。”活着就是为了讲述,尊严因为时间而愈显光辉。即使过去荒草丛生,依然能发现庄重的自我。

开创美学形式上的全新气象

从《水浒传》中的“林冲夜奔”到《猛虎下山》中的“刘丰收上山”,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说:“李修文创造出了一个我们精神、我们根本境遇中的原型,几乎是中国传统对于人,对于人的境遇,对于我们所面对、所遭遇、所不得不与之抗衡的命运之横逆的原型。”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莉说:“《猛虎下山》开启了李修文新的创作气象。”《猛虎下山》不仅是一次美学形式上的创新,更是打开了对人物形象的全新认知。

李修文在谈到对人物塑造时说:“今天我们的现代叙事认为当主人公受了欺负之后一定要反击,要展开一个人的报复,一个人的历险,但是在鲁迅的故事中你发现这样的人物几乎不怎么反抗,他就是在被动地步步退让中、蒙混过关中,展开自己的应对方式,他不是那种英雄式的抗争。许许多多时候我就是这样的人,很多人也可能是这样的人,而这种特质让我确信了我笔下所写的人物。”李修文的书写也打动了演员廖凡,他赞叹说:“我看完以后特别喜欢。《猛虎下山》以一种古典的叙述方式将人类生活中复杂而强大的动机凝练成庄严和狂暴的力量,迅疾如风的语言,亦真亦幻的场景,抽象而又强烈。这种经验来自我们的经验,又超逸出我们的经验,无论是召回还是根植,刘丰收的普遍性注定每一个当代的中国人都会与他相遇。”

特别关注

从阅读到“悦”读,培养孩子的“超能力”



作家余治莹与小读者亲切互动。

之后觉得很有亲切感。宝爸宝妈不必在意自己说得是否标准,只要你真诚地为孩子说故事,孩子都可以感受到你的爱。孩子听着故事,眼睛看到妈

妈的头发,一页一页进入故事中,感受到里面的主角的一些情绪波折,或是经历事情的那个经过,孩子慢慢地把一个个故事听进了耳朵里,然后记在

脑海里,以后他再回想,除了记起书中的知识、故事之外,其实孩子最能感受到的是爸爸妈妈说故事那种温馨的感觉,亲子之间情感就会更亲密。”余治莹认为,亲子共读是可以让孩子变得更好、更聪明更有智慧、更有未来的一件事情。

全民阅读的氛围日渐浓厚,社会、学校、家庭三者的合力也在助力着孩子们的阅读习惯,余治莹更希望孩子们把通过阅读得到的知识化成能力,应用在各个学科上,“应用之后,还要让孩子有机会表达出来,用说、写、画、演等方式。”这也正是余治莹所强调的阅读素养,“读书不再只是吸收知识,而是培养孩子的阅读素养。”阅读素养首先是让孩子多元阅读,而且要读懂内容;其次是让孩子把所得到的知识化成各种各样的能力,包含写作力、逻辑力等,这些能力才是终身带不走的;其三,孩子在读书的时候,希望他们是有兴趣的,是开心的、积极的。但是从“阅读”到“悦读”,一字之差却有着本质的区别,区别在于更多照顾孩子的情绪,并激发主动阅读的动力。

本版撰稿摄影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周洁